

在故乡的岁月里,时光的味道是颜色。记得小时候,我的爷爷奶奶,院子里的二奶奶,二爷爷,三奶奶……都是穿长衫的,只有青黑两色,也许年纪大了,不穿鲜色。直至他们生命终止,时代在变,服饰也在变,而他们却保留着旧时的服饰,时光仿佛停住,动态也变成永恒。女人盘着髻,我奶奶灰白髻上,插的是月牙形雕花银簪,爷爷依然盘着川西男人的青帕子,青帕子很长,一圈圈缠绕后盘在头顶上。

## 故乡

◎欧梦桃



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苗青摄

记得后院子里,下午的斜阳漏过竹林,奶奶眯着眼睛,晒着紫色大绸寿衣,华丽的色彩给粗陋的后院抹上一丝亮色。我猜想,大绸寿衣是她的陪嫁,她的娘家在县城十字街开着药铺,我们都知奶奶的陪嫁颇丰。旧时的陪嫁,似乎把女儿的一辈子都考虑。死亡是华丽的紫色,活着却是青黑色。

透过紫色的光影,时光开始回流,竹林的笋壳一面光滑如镜,一面毛茸茸,阿婶在拣笋壳,刷去毛茸茸的毛毛,压实放在做鞋底的布里,大小裁剪好,然后用上锥子,有力的拉线,鞋面沿着有序的圆形,一圈圈如秋波般柔和的线条,密实而温暖。鞋底纳好了,上鞋面,有红色灯心绒面,大青布面……一色衬着白布里。我们小时候,乡下大多数孩子几乎都穿布鞋,也有极少赤脚的。不知为什么,小孩子总是嘲笑那种包裹脚背的棉鞋,现在应叫低帮棉鞋,那时都叫鸡窝鞋。我记得小时候,我读书寄住姨娘家,她给我一双黑色灯心的鸡窝棉鞋,我不肯穿,姨妈每次都逼着我穿,我都觉得好困,觉得土气,怕被同学嘲笑。现在想,那可是珍藏版的鸡窝棉鞋,还有长辈慈祥温暖的心。

炊烟是抹不去的乡愁。故乡的炊烟就是人间烟火,那时村子里每家煮饭烧灶,烧的是木柴,晒干谷草卷成8字形作引火用。或者拣秋天的落叶,用一根铁或铝的圆丝,一路走一路又,又满一串放背篓里。“蔡中郎在吴,吴人烧桐以爨”爨字就是我奶奶的灶台呀,火在最下面,木头在燃烧,灶上的蒸笼蒸着饭和菜。下午放学回家,浅绿金黄的田野,白墙青瓦上炊烟袅袅,回家的心陡然变得急切起来,连身边飞舞的蝴蝶也无心去扑,幻想炊烟味道里,有什么美味食物,那怕灶灰里的土豆,也闪闪发光。炊烟慰藉着男女老少的心,人间始有暖意。

故乡的旧时光里,母鸡是家庭中重要的成员。阳春三月,抱鸡婆总会孵上一两窝淡黄色毛茸茸的小鸡。阿妈会拿点碎米小心的喂小鸡,小鸡一天天长大,羽毛也长成各种颜色,变成半大子的漂亮鸡子,然后是慢慢脸红的母鸡和雏冠丰满的公鸡,周围的伯伯和婶婶们会说,“啊,这只母鸡脸红了,要咯当咯当唱歌下蛋了”果然,小母鸡开始趴窝,下了蛋就咯当咯当唱歌。那时蛋太珍贵了,院子里每家阿妈都练就一流预测能力,摸摸鸡屁股,然后准确判定明天是否有蛋捡,几乎不会失误。当然,也有顽皮的母鸡,独自跑到外头野地地墙根草中,弄个窝下蛋。二妹儿有次在野地里捡了一窝蛋回来,但隔壁的伯

妈找上门来,说是她家鸡下的蛋,我妈也相信她对自家鸡的了如指掌,马上把蛋还给了她。看来,野到外面的鸡子,仍在主妇的掌握中。小时玩的最常见的游戏,就有“老鹰捉小鸡”记忆中常浮现抱鸡婆带着一群小鸡闲庭散步,麻鸡子(鹰的俗称)飞得很高。谁知长大了,小鸡雏变成麻鸡子,飞离乡土,去更高远的地方。不知是否还记得那些许泛黄的旧日时光。

故乡的山山水水濡染着我们,大自然和我们如此亲密。小水沟,大渡河,核桃树,杏树……最难忘的是大院坝一角的梧桐树,它和我们的童年如此亲密,以致这棵树被砍后,我无助的大哭,仿佛那刀刀砍进我的心。那棵梧桐树很大很高,树冠繁华如盖。“凤栖梧桐”,它是一棵吉祥之树。我小时候是个胖女孩吧,挺着个圆肚子,梧桐树下,大姐叫我“鲁智深”,然后把我高高抛起来,我咯咯大笑,不以胖妹为耻。春天的梧桐抽新芽了,嫩绿慢慢变深,开淡色米粒小花,结长荚子,掰开里面有清亮的油,树下扮家家,正好作清油用。夏天如期而至,知了在梧桐树上聒噪,“居高声自远,流响出疏桐”嗯,学名叫“蝉”的知了,如此清高。夏日的天空碧蓝如洗,黄色的叮叮猫(蜻蜓)成群飞过,扑天盖地,四阿哥挥舞着长竹竿撵叮叮猫。院坝铺着席子晒粮食,梧桐下浓荫匝地。夏夜是漫长的,满天的星辉里,大人小孩都在梧桐树下纳凉,蚊子多得一团团的飞舞,大人们扇着蒲扇,话着桑麻,我们则在院坝里“逮猫猫”,疯跑着。也有安静的时刻,听马伯妈尖着细嗓子唱长调子的山歌子,吕伯妈唱颇有周璇韵味的《四季歌》“春季到来绿满窗,八姑娘窗前绣鸳鸯……”为什么是八姑娘呢,我就想起了八姐,可她不会绣花,她爱看书。大人们摆龙门阵,逗六弟,要给他娶周家的金凤作新娘子。好长一段时间,六弟的金凤媳妇都是跑不掉的龙门阵。

大院子都是一个姓的宗族。一色的青瓦房配着竹林,春天探出几枝桃花,杏花开满树枝,繁如星空,麦苗青绿,菜花金黄。么奶奶家居着祖屋,拾阶进大门,有个过渡的门厅,然后是一个小天井,岁月雨水的冲刷走镶嵌沙土,鹅卵石已兀然独立,肃然如列队的小卫兵。天井边上正位的屋子专门供奉着坛神(相当于家神)以天井为中心,屋宇的房间四通八达,可以到达各家。么奶奶每月初一,十五烧香,照管着坛神,可是坛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,他是我们亲切的家神,有时大家族里有不对劲的时候,么奶奶会说“坛神娃儿又在作怪,等哈儿给他烧个香”坛神

庇护着我们的家族,是我们的保护神,偶尔也像小孩子一样恶作剧,却又无时无刻不爱护着家人。看迪士尼动画片《花木兰》的时候,我觉得我们家的坛神像极了那位木兰祖祠里的木须神。

那时候的田地都是生产队的,是不允许到队里的地头去打猪草,生产队专门安排人看守,有在生产队田头扯猪草的就逮到社坝头去。但也只是每天在田地里照例巡逻下,不可能24小时值守。几个哥哥自有办法,拉起个猪草特工队,最小的哥哥负责高处放哨,其余几个麻利扯猪草,完了就往小哨兵的小背篓里丢点猪草,胜利收工。我不知他们是否有过失手,反正没听说过,大约为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,是不会报忧的。我到了打猪草的年龄,农村已是实行“包产到户”,似乎到田里打下猪草,也没人吼。我几乎都是独行侠,背上背兜,去扯那些可爱的巴地草,红活草,珊瑚草……千万不敢扯五朵云,大人告诉说要扯猪闹死(即毒死),夏天扯猪草大多要踩进秧田里,扯田坎上的猪草,最害怕的是秧田里被蚂蟥咬,大姐说蚂蟥咬上你了,你不会痛,咋个扯都扯不下来,嘴巴像吸盘,把你的血吸干,最后变成小木乃伊,当然大姐没说变成木乃伊,我心中恐怖至极,祈祷别变成叮猫。院坝铺着席子晒粮食,梧桐下浓荫匝地。夏夜是漫长的,满天的星辉里,大人小孩都在梧桐树下纳凉,蚊子多得一团团的飞舞,大人们扇着蒲扇,话着桑麻,我们则在院坝里“逮猫猫”,疯跑着。也有安静的时刻,听马伯妈尖着细嗓子唱长调子的山歌子,吕伯妈唱颇有周璇韵味的《四季歌》“春季到来绿满窗,八姑娘窗前绣鸳鸯……”为什么是八姑娘呢,我就想起了八姐,可她不会绣花,她爱看书。大人们摆龙门阵,逗六弟,要给他娶周家的金凤作新娘子。好长一段时间,六弟的金凤媳妇都是跑不掉的龙门阵。

院子里再野的小孩,到了读书的年龄,大人们说“该给野驹套上嘴笼头了!”无一例外的背上书包去上学。我们的小学在元宝山上,元宝山下的小河叫慧峰河,来学校的位置真是适合读书的地方。我们叫元宝山是沙子坡,至于慧峰河就相对于大渡河叫它小河边。我是和形影不离的堂妹一起背着书包去学堂的,我妈教我们数学,因都在一个院子,堂妹高兴得很,说“好安逸哦,么婶教我们,记不到布置的作业就可以马上问”啧啧,瞧我妹这学习觉悟,不是尖子生都难。我的那些哥哥们,上学后就从猪草帮晋升为欧家帮,因之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非凡的组织能力,在学校里威风凛凛,无人敢挑战。可惜我们太小了,没机会当小跟班,狐假虎威下。

这是我的故乡,大渡河畔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小小村落,汉初伏羲郡的郡治所在地,成汉时期晋乐县的县治所在地,唐筑大渡河城,今兴隆镇沈村。

## 求学记

◎马建华

在我收到中考分数通知后,父亲坚信凭我的分数,就读师范学校应该没有问题。当年我填的志愿是省委针对民族地区开办的成都市28中民族班,因为只能是少数民族学生报考,全校只有我一人报考。从得知我分数的那一天起,父亲就到康定、泸定查询我的录取通知书。他从当时在泸定文教局工作,曾经担任过我的小学校长的老师口中得知,老师亲眼看到过我的录取通知书,说是我已按成都28中录取,这让父亲确信我的通知书一定是在投递过程中出了问题,于是,父亲去邮电所查询,仍然一无所获,无计可施的父亲,提笔给甘孜报写了一封信,希望通过党报的帮助查明事实真相。

前后忙了20多天,我的通知书始终石沉大海。父亲无可奈何地对我说,你读书的事情,我已经尽力了,去年你初中毕业,没有考上,我又让你复读了一年,现在已经是9月上旬了,还拿不到录取通知书,看来你上学的事情很渺茫了。你戴个眼镜,身体也不好,农活一样干不来,我担心你怎么在农村立足。不过,路都是人走出来的,60年代,我也是戴着眼镜,高中毕业了到农村,也是不会干农活,经过20多年的磨砺,也算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了,你就慢慢学吧。

秋风萧瑟,扫落了片片树叶。有一天清晨,我正在地里除草,寒意阵阵,地里面只有我孤独的身影,寂静得让人有些窒息。瓦房上冒出袅袅炊烟,小山村便有了烟火气。望着灰暗的天空,我一声叹息,也许,我将面朝黄土背朝天,像父亲那样,在这个小山村耕耘着自己的生息。

中午时分,乡卫生院的一名老医生兴冲冲地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来到家里,因为录取通知书已被拆封,那名医生一再声明,邮电所的工作人员交给他时就已经拆封,按理挂号信件是需要签名领取的,那名医生再三说,无故拆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与他无关,并说了祝福的话后就走了。我逐字逐句念着录取通知书的内容,父母激动异常,看到迟到了半个多月的录取通知书,我喜极而泣。

寒酸简陋的家里洋溢着喜悦,父亲无暇追究到底是谁扣押了我的录取通知书,他和母亲按照通知书的要求,背着粮食到粮站去给我换取交给学校的粮票。母亲将我简单的衣物整整齐齐地放进一口画着精致图案的木箱里,姐姐帮我打理被盖卷。一切准备妥当,父母决定由姐姐送我到成都读书。我们来到街上等待由泸定开往石棉县的客车。我的干妈在街上开了一间小卖部,得知我要去成都读书,她塞给了我10元钱。这笔钱足够我到成都的路费,当年,从泸定老家到成都,只需要8.8元的路费。

“你已经17岁了,才第一次出远门,我不在你的身边,记得要勤洗衣服,学会缝被盖,不要邋里邋遢的,让同学们瞧不起你。”母亲絮絮叨叨地说。

父亲把他那件到康定开会才穿的蓝色中山装送给我,上衣口袋可以插钢笔,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标志。我穿上身,宽大的中山装和我的身材严重不符,衣袖很长,就像演戏的一样,感觉滑稽别扭,父母花了8元钱给我买

了一双猪皮的皮鞋,父母说,要去省城了,不能太寒酸。一口木箱、一个被盖卷,这就是我第一次远行的所有“家当”。

9月10日是第一个教师节,坐在车里,经过的乡镇都能够看到庆祝教师节和尊重教师的横幅标语,下午时分,我和姐姐花了4.4元车费,辗转来到汉源县乌斯河火车站,从汽车站到火车站要步行一公里左右,我们扛着行李,沿着轨道往火车站走,第一次看到铁轨,偶尔看到拉货的火车,咣咣咣地从我们身边经过,我感到很好奇。到了火车站,购买了火车票,得知到成都的火车要半夜一点才能到站,我们在站内要等8个小时。听到站外火车的鸣笛,我感到既新鲜又充满了期待,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。因为当年家里贫穷,我16岁了,才第一次到康定和泸定。这次去成都,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、第一次坐长途汽车、第一次坐火车,一切都是那样新鲜。

半夜时分,咣咣咣的绿皮火车终于进站,旅客争先恐后地涌向站台。我和姐姐行李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火车。车厢里挤满了人,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,拥挤异常,腰都直不起来,我和姐姐就这样痛苦地站了6个多小时,黎明时分,我们一夜未眠,终于到达了成都火车站。

走出火车站,我看到成都的天空雾蒙蒙,一马平川的大城市和我那个处于大山深处的小山村迥然不同,一辆辆背着气囊的公交车在街道上穿梭,还有架在电缆上的有轨客车,向路人打听到了成都28中的位置后,我和姐姐坐上公交车赶到学校报到,把我安顿下来后,姐姐在床上给我放了一个黄色的书包,她就到亲戚家里去了。

看到迟到了半个月的我,来自全省民族地区的同学们十分高兴,大家没有一点生分,对我问寒问暖、关心备至。姐姐临走时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,我连买墨水的钱也没有,红着脸向同桌要了一管墨水,想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,回到寝室翻遍书包,终于找到了一张五毛钱,我拿着这笔钱,买了几只胶囊装的墨粉兑墨水,这才解了燃眉之急。

大约又过了半个月,父亲写信告诉我,我录取通知书被扣押一事,甘孜报已派记者进行了调查,查清邮电所工作人员玩忽职守,人为扣押我通知书的事实,并且在甘孜报上刊登。州县邮电局派出工作组到家里进行了赔礼道歉,还补贴了我和姐姐到成都的费用,相关责任人员也受到了严肃处理。

“录取通知书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,你現在要心无旁骛地努力学习。”父亲在信中一再叮嘱我。

36年光阴弹指一挥间,成都作为两千万人口的一线都市,一个个彰显城市魅力的“地标”不断被刷新,成为网红打卡地,成都已经跻身全国一流城市。36年光阴,让我从意气风发的青年,成为了即将退休的中年人。后来,父母随妹妹定居成都,故乡也成为我永恒的记忆,留下浓浓的思念。人生注定会经历许多坎坎坷坷,一个人总是在挫折中成长,当年求学的插播曲,让我记忆犹新。往事如风,阅历就是财富,一步步走来,人到中年,回忆往事,留下的是经历,收获的是成长的幸福。